

陳璧君的末路

王覺源

政壇連理人妖妖婦

陳璧君是汪精衛（兆銘）的妻子，亦妻以夫貴之一人。汪家班通稱爲「汪夫人」，私稱爲「陳七姑」（早年國民黨內有稱汪精衛爲「汪四兄」者）。中國革命北伐統一全國以後，陳璧君與孫中山先生的夫人宋慶齡、故行政院長孔祥熙的夫人宋靄齡、先烈廖仲愷的夫人何香凝、邵元沖的夫人張默君、張學良的夫人于鳳至、馮玉祥的夫人李德荃、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潔等，都是中國近代政壇上，知名度很高的名女人。這些政要夫人，浮沉政海，大都能保令名以終，有的則尚在海外頤養餘年。惟陳璧君却受了盛名之累，被人目爲「妖婦」，吳稚暉（敬恆）則指汪精衛爲「汪精怪」，陳璧君爲「牝鷄司晨」，亦爲不滿其夫婦的緣故。

陳璧君這「妖婦」之得名，緣於黨國元老蕭佛成（鐵橋，暹羅華僑，民國二十九年去世）。當民國二十五年西安事變，蔣委員長蒙難，全國上下，皆以共赴國難相號召時，汪精衛正在歐洲，以蔣委員長凶多吉少，即匆匆返國，認當今之世，舍我其誰？但他在返國途中，忽聞蔣公脫險

返京，又大爲失望。蕭佛成此時獨居泰國不返，友人去函勸駕亦不應。曾以私函覆監察委員劉侯武（廣東國大代表，六十四年卒）說：「人妖汪精衛回國，國事尚可問乎？」蕭佛成生性剛直，嫉惡如仇，故不覺其言之直且爽也。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，汪精衛發表所謂豔電，出走河內，僭號南京，賣國求榮之劣跡昭彰。蕭佛成的預見固可謂知幾，而陳璧君「妻受夫累」，或爲「自取其咎」。當時一般輿論，凡寫文章、爲言說。作宣傳報導者，便常以「人妖」「妖婦」連稱。從此，這一對政壇連理，亦開始令名莫保，走上了窮途末路。

信念不堅被敵利用

中國對日抗戰，汪精衛之背叛國家民族，屈膝降敵，其最初勾結日本之穿針引線者，就是陳璧君的介弟陳耀祖（廣東省主席，後被人刺殺）與高宗武（以後消息始終不明）透過川島芳子等日本特務進行的。因汪精衛與陳璧君夫婦原來極不滿於國民政府與黨國領袖，以故對於中國抗戰國策，亦始終採取懷疑與消極觀望的態度，甚至有時還背道而馳。他們這種態度，並非始自七七

蘆溝橋事變。原來他們的抗戰信念，是以自己的權利地位之是否利達爲轉移，始終就不堅定。直到「八一三」戰後，德國大使陶德曼居間謀中日和平時，汪精衛猶諷刺幽默的說：「人家叫陶德曼（逃得慢），我們可得叫「逃得快」（因我抗戰已退守武漢）。」即足見其用心與國家觀念大有偏差。

抗戰到了武漢時期，汪派人物頗多有幸災樂禍的心理。周佛海等組織「低調俱樂部」，即希望以達成中日謀和爲目的，此時亦最爲起勁。

物必先腐，而後蟲生；到了重慶以後，日人以汪精衛一向領袖慾極強，又野心勃勃，而陳璧君自大驕橫，利慾薰心，又能左右汪精衛的言行，因此乃有「利用汪精衛以對抗堅定抗戰的蔣委員長」的陰謀決策。並多方設計策動汪精衛脫離抗日陣營，另組新的政府，以與重慶國民政府抗衡。汪精衛私飛昆明，遠走河內，就是日本陰謀策劃所促成的。

發表豔電末路開始

二十七年冬，武漢失守，國民政府播遷重慶。正當擾攘未完之際，汪精衛忽然離抗戰陣營，

由重慶飛昆明轉往河內。十二月二十九日，發表所謂「艷電」，響應敵相近衛文相的和平通電。當汪精衛離開重慶臨行之前，一連數日大宴賓客，亦大發牢騷；宴罷送客，更破例走送很遠，似猶依依難捨。這與其平日態度不免反常，亦足徵其叛國投降的行動，原是早有預謀。他在河內停留了三、四個月，一面與日本進一步聯繫；一面則勾結抗戰陣營中的動搖份子。次年三月二十一日，曾仲鳴在河內被刺，汪爲之心寒，始急作離開之計。

這刺客原來計劃所要刺殺的目標是汪精衛，却不料是日晨適曾仲鳴妻方君璧遠來河內，亦寄寓汪處，汪、曾、方早係通家好友，及晚臨睡時，汪將自己的大床讓給曾氏夫婦，自己則移寢於曾原睡之小床。刺客未曾早知，仍按原定計劃行動，結果曾仲鳴作了汪的替身，汪也算是命不該絕。汪雖苟活未死，總不免免死狐悲，徬徨恐懼起來。日人爲安定其心情起見，越數日，乃用一艘小輪送汪，由河內出航，直駛上海。

汪精衛脫離了河內險地，到了上海；可是上海英、法租界裡的愛國份子亦極活躍。汪無奈，祇好嚴加戒備，深居簡出。初居江灣東體育會路，一棟小洋樓，此地原是日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在滬時的公館，署名「重光堂」。附近一家日本名料理館「六三花園」，便作了汪精衛會客廳酬的地方，日人認爲這是最安全的區域。未久，日人影佐禎昭接替土肥原任「日本大本營特務部長」（簡稱梅機關），他對汪愈爲親近，亦加緊工作，凡僑府組織、人事安排，多所謀劃，並譽

汪爲當代最偉大的政治家，推崇備至。汪不自量，更樂昏了頭。南京的傀儡政府，也就是在這時具體設計開創起來的。

偽府成立曇花一現

汪精衛在滬經過一年餘，爲搞所謂和平，沒有經費。汪自稱：「爲要爭取光榮的和平，不作日本工具，便不能向日人要錢。」嗣經周作民、唐壽民向上海金融界籌借得百萬元。交款時，要陳公博寫收據，陳怒，拒其要求，拂袖而去。周佛海謂陳曰：「這有什麼關係？我們成功，不怕要債；我們失敗，向誰討債？」終由周佛海經辦手續，取得百萬。周雖由此立下大功，得到汪的信任，大行其道，掌握了汪之財政；但汪家班搞和平，組偽府，開始即毫無信心，周佛海之言可證之。

汪精衛有了開辦經費，籌備完成，乃於二十九年春，由滬至南京。三月二十九日，正式成立偽政府，城狐社鼠，羣魔亂舞，汪精衛更躊躇志滿，顧盼自雄。汪一生素詆軍人政治，但他在南京偽政府時代，則尤愛玩弄軍隊，出入扈從之盛與警戒之嚴，實開金陵首都的新紀元。有人說：汪爲安全固有之，實尤有顯示凜凜威風之意在。偽府成立未久，他接受陳璧君之建議，居然製了「大元帥」軍服及陸海空軍最高統帥的制服，遇有機會，必然穿着起來，趑趄有容，彷彿什麼將軍元帥似的。時有好事者爲集句以贈汪云：「曾以能書稱內史，又因明易號將軍」，汪聞之，頗有啼笑皆非之感，最後並責怪陳璧君好事，不該

作這些鋪張。偽府開幕以後，汪日夜應酬，唯酒無量。日人稱他爲海量，亦斗酒百篇的文曲星。民國三十年六月，汪以偽主席身份訪問日本，日皇以外國元首之禮迎之，待以國賓。據傳：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之決定，是首相東條利用汪精衛說服了日本天皇促成的。是年十二月八日，日本對美、英宣戰，先日偷襲珍珠港。九日汪偽政府跟着對美、英宣戰。果爾，加速日本的崩潰與南京偽政權之垮臺者，則正是汪精衛的「一言喪邦」。南京偽政權的組成，亦仿重慶國民政府，設五院和十餘部會，汪精衛以偽主席兼行政院長。汪偽政府自成立至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，僅四年五個月，真是曇花一現而已。

陳璧君的見解主張

吳稚暉先生謂陳璧君爲「牝雞司晨」。偽朝成立之初，陳璧君對汪之政治活動，自然本性未改。她當時對偽政府的見解主張，從周佛海的日記中，可以見到不少有關「汪夫人」的記載。二十九年一月二日，「十一時謁汪先生，適汪夫人自港回，談廣東軍事情形，並商廣東省政府主席人選」。三月二十六日，「旋赴援道（任）處，商統稅接收辦法。並謁汪先生，商機密費支配問題。爲補助廣東問題，幾與先生及夫人開僵」。十一月十日，「召見易鍾漢，詢廣東財政情形。知汪夫人一系，視廣東爲私產，亦有特殊化之傾向，令人痛心。」十一月二十六日，「當即赴汪先生處，報告經過。公博（陳）、思平（梅）、汪夫人均在座。當決定最後致蔣（委員長）一電

，勸告和平。……至於汪先生就任正式國府主席，余主於簽約後，日使呈遞國書前舉行。汪夫人及公博，則主早辦，汪先生亦有此意。因此決定後日中政會提出。」十二月十三日，「旋赴汪公館，與汪夫人及陳耀祖商廣東問題。」十二月二十三日，「汪夫人率汪琦來見，談華南特工，囑其務於香港設一秘密電臺。」

陳璧君對汪精衛一切大計之「牝雞司晨」，和其自私的作法，看了周佛海上面這些日記，可見陳七姑當時縱尚未能完全左右到汪精衛，最低限度，她是能影響到丈夫的；更何況她個人另成一個系統，以廣東為私產，且有特務組織。

家務亦由七姑安排

汪偽組織中的顯要角色，似有「不重生男重生女」的怪跡象。如偽府兩大臺柱，坐第一把交椅的陳公博（陳璧君之弟，偽立法院長）的李夫人；顯赫利達的周佛海（財政部長、上海市長）的楊夫人，都具有老虎的雅號，亦屬於牝雞司晨之流。其他小角色甚多，陰氣森森，充塞偽府各院部。偽府老閣雖屬汪精衛，但汪府大政全決定於公館，公館靈魂則陳七姑而已。

陳七姑操管公館家政，自不必說，連汪精衛的個人生活，也要由七姑調理安排。晚飯後，汪很少出門，除有客人外，便關在樓上，夫妻相對，自尋消遣。汪公館經常有三個廚子。一個專炒菠菜，因汪愛吃菠菜。炒菠菜，要火功足，菜更碧綠可愛；此廚獨具此絕技。一個專做西餐，經常燒咖啡、製西點，很少作西菜。一個叫陳彬的

，專做粵菜，取其適合全家口味。正式宴客，輒為一大拼盤，六大菜，兩甜菜，四色小菜，豐富適度，並不浪費。陳彬有京滬名廚之譽，外人有一款宴汪夫婦者，投其所好，輒納餐陳彬，請他代辦。有人借用陳廚至其本宅烹調一席者，亦非花高代價不可。汪公館每天調排飲饌，亦陳七姑家務事中，最重要的一部分，雖在病中或忙碌時，亦不稍忽。汪公館落難以後，聞陳廚在南京新都電影院側一小巷內，開設一家無店名的菜館。座位雖極狹窄，但經常食客盈門，大都是為仰慕「汪公館廚子」之名而來的客人。

炙手可熱竟成楚囚

在南京偽政府時代，陳七姑璧君是汪精衛公私生活的影響者，同時陳七姑亦有其自己的「皇后道」和特務組織。關於這一點，周佛海最不以為然。凡陳氏親近家族和其姊妹與馴服的部屬，自成一系，且多列土分封，專事聚斂，亦自成一貪污集團。如陳七姑之弟陳耀祖，任廣東省偽主席，被人刺殺後，又推薦其義妹婿褚民誼（有謂為汪之襟兄）當傀儡，政由寧氏，祭則寡人。徐良任偽外交部長，陳七姑薦其姪某為總務司長，實即代陳璧君作了太上部長。汪精衛旗下，周佛海掌握財政、特務大權，形成為湖南派，為陳七姑所最難忍。周任警政部長時，以李士羣為次長，代行部務。及李改任部長兼江蘇省主席後，即離周走了陳七姑路線，為陳大事聚斂，且與湖南派公開對立。偽府派系之爭，亦愈演愈烈。未久，李士羣中毒死，傳係周佛海的傑作。陳公博

則尚具骨氣，不大過問七姑的事。

汪精衛過了幾年偽「國民政府主席」及偽「軍事委員會委員長」的官廳，沒有受到國法制裁，先就病死於日本東京，陳璧君便成了寡鵲孤鸞。雖偽立法院長其兄陳公博，繼任了偽主席，她的地位也一落千丈，沒有過去偽「第一夫人」之受汪家班尊敬了。及日本投降，陳公博先餓鐘入獄；汪派「漢」字號人物無一能逃國法拘捕，周佛海且死於獄中。陳璧君雖係女流之輩，但過去炙手可熱，罪惡正復不少，現在除自殺以謝天下外，也祇有束手被擒作楚囚，聽候國法的審判了。

汪有自知陳漸醒覺

汪精衛是在日本投降之前死的。他在民國三十二年去參加日本舉行所謂的「大東亞各國會議」時，適其脊背原被刺時未曾取出之子彈，疼痛難忍。這子彈是二十四年秋他在南京中央黨部開會拍照時，被刺客孫鳳鳴狙擊，射了三槍，刺客雖被張學良制服，而汪背脊之子彈終未取出。現時舊創復發，乃返南京就醫，經過手術一月之後，痛反加劇。三十三年，因復赴日本治療，偽府則由偽立法院長陳公博代主席。通常醫院一般重病者總是躺在床上的；但汪則躺不下來，日夜正襟危坐於特製的椅子上。由頸項至腰腹部，且都用石膏綁縛，終日不能轉動，動則痛苦難當。加以他原有糖尿病，由於子彈作祟，打針服藥，亦不見效。汪自知病將不起，乃預留遺囑，安排後事。他此時似已完全清白，覺今是而昨非，對其前途，亦料刻必無善果，故其遺囑四點：一

、不鋪張。二、不國葬。三、墓碑只寫汪○○墓。四、時局稍定，歸葬廣州廖仲愷墓旁。

越半年餘，民國三十三年秋，汪精衛死於日本東京醫院，屍體用專機運回南京大殮。時偽府顯要多主修改汪的遺囑，按國民政府元首崩逝禮儀舉行國葬。獨陳璧君堅持不可。「應遵照其遺囑，不能改變」。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，汪似已有「自知之明」，且已預見到前途。而陳璧君此時似亦醒覺過來了，覺得非分之舉，反足以自取其辱。結果並未完全依照汪之遺囑，將汪卜葬於南京梅花山孫（中山）陵附近，譚故行政院長延闔墓之間，而未安葬於廣州廖墓之旁。不過事頗稀奇，抗戰勝利後，忽被發覺汪墓不知何時被炸掘開，屍骨亦不明去向。時陳璧君已被捕下獄，子女風流雲散，汪家班亦樹倒猢猻散，也無人出面追究查問了。汪死而有知，當深悔不以「楚囚」死，空負「少年」時頭顱矣。

三次歷險終於遺臭

汪精衛病死日本，世人始終將信將疑。外傳為體內遺彈舊創復發所致。果爾，照常理而言，亦不至喪命。據日本醫生說，汪所患的實為「粉骨病」。過去舉世罹患此症者，不過三人。病症如何？外行自不得知。惟汪以一個昂藏七尺之軀的美丈夫，病中身體逐漸縮小，判若兩人，有人即疑是被日人謀害，像吳佩孚之死於日醫不明不白的牙痛病一樣；有人則謂，事實上日人似無此必要。開始走霉運的人，自然也不會有入仗義執言去追究它，和其屍體被盜後的情形是一樣。也

有人說：「汪臨終之際大呼『東條誤我』……。」不過汪在病重時，東條的確曾赴醫院探過病，知已無救。究竟是東條誤了汪，還是汪誤了東條？這筆帳現在也無法算清了。

汪精衛生平有過三次可死而未死的大風險：一是民國前三年，潛伏在北京銀鈴橋下，行刺清攝政王載灃，事敗下獄，按清吏作法，是絕不可活的。他也作詩見志云：「慷慨歌燕市，從容作楚囚，引刀成一快，不負少年頭。」確是悲歌慷慨，亮節清風，舉世共仰，清廷上下，亦為惋惜，幸絕處逢生，且因以成名。二是民國二十四年秋，在南京中央黨部開會被刺，幸僅負傷，張學良救了他的命。三是二十八年三月，在河內寓所，刺客弄錯了目標，誤中副車，貌似陽貨的曾仲鳴，便作了汪精衛的替死鬼。兇手為一吳姓青年志士，當被擒獲，繫於法國監牢。抗戰後獲釋，並任職某警政機關。終於不幸死於車禍。

汪精衛一生三經巨險皆不死，終逃不過三十三年，已身敗名臭之後病魔毒手這一關。「周公恐懼流言日，王莽謙恭下士時；假使當時身便死，一生功過有誰知？」讀了這首詩，誰都要為汪太息。他若早死於「艷電」之前，縱不流芳，又何至遺臭？陳璧君也不會以苦難的鐵窗生活以終。

起解來滬轟動一時

汪精衛死後大約一年，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，日本正式投降。陳璧君在日，亦被盟軍逮捕，約是年秋末多初，盟軍復將之押解來中國。某日上午約十一時左右，抵達上海楊樹浦路底虬江碼頭。

頭。上海新聞界事先得到軍方司令部的通知，聽到這一駭人聽聞的消息，一時大為轟動。如中央社、申報、新聞報、大公報等，當即派遣記者前來採訪新聞。這時，中日戰爭狀態雖早已結束，但滬東郊區交通既不太方便，且仍在我軍警監視之中，因此這一羣記者首先都集合於四川路底，由軍方司令部派軍車護送，很快就到了虬江碼頭。

虬江碼頭一帶，重慶還都來的記者，多半尚未來過，祇覺得冷靜得很，很少看到行人。所有房舍，以前都由日軍作了偽裝，着了保護色。四郊多壘，戰壕縱橫，戰時景象仍多存在。記者們在碼頭上等候了約半小時，這艘盟軍起解陳七姑的船才靠攏碼頭。這艘龐大的客貨兩用的日本輪靠岸時，大家都不免緊張起來，尤其是記者們，等船跳板一放落下來，便欲衝鋒陷陣式的上船，一睹陳璧君的廬山面目為快。但陳七姑是由盟軍一憲兵上尉率領憲兵八名解送來的，美憲兵以來人太多，恐生意外，為安全起見，拒絕大眾登輪，祇允中國官方負責人員先上去，辦理中美雙方交接手續，將陳七姑璧君領帶下船。於是我軍方司令部科長劉上校，偕二三職員登輪與美憲兵上尉交涉。

應付記者避重就輕

陳璧君雖作了階下囚，但盟軍與我軍方都未以一般囚犯相待。大家或看過京戲中的「女起解」，（一名蘇三起解），心理上總不免有點難過。陳七姑在起解輪途中，住的是一間頭等雙人房艙，她還帶了一個看護小姐似的中國少女，陪伴

照顧。此時陳七姑不過五十多歲，因其眉目清秀，平時又保養得好，雖在難中，風度不壞，仍未顯現蒼老。過去有人常以「老太婆」稱之，並不適切。她戴一副金絲無邊眼鏡，鬢旁插一朵白色的小花，或是為紀念其亡夫；身着米黃色旗袍，和同色的短大衣；足着淡黃平底皮鞋，全身黃，更襯托出她的容顏，要比實際年紀為輕。她也可算是一個善於裝飾的人。但她初抵國門，却不知有「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」的感懷否？

當劉上校等人走進她的臥舖時，她正和侍候她的少女，收拾簡單的行李。她雖表現很沉着默無一言，相信其內心，也一定十分緊張，明知將要受到法律審判或更有點恐懼。劉上校待其收拾妥當之後，便請她離船上岸。她剛踏上跳板，岸上守候多時的攝影記者，鎂光燈便閃閃不停，爭取鏡頭。她雖力持鎮定，舉止總不免有點着慌，頭也俯下去了，好像是在躲避拍照一樣。待她走上碼頭時，一羣不甘落後的外勤記者，又一擁而上，把陳七姑包圍了起來，馬上提出許多問題，向她請教。她也和平日對付新聞採訪者一樣，她究竟是洞庭湖裡的麻雀，見過風浪的，應付新聞記者的採訪，仍不離一般政客那一套，對所有問題都避重就輕，巧妙答覆。專談旅途生活和景物一些不着邊際與無關宏旨的事情，比較現實一點的問題，則都聽若未聞，或推說不知。記者們與她周旋了約半個小時，沒有得着一點要領，除獲一窺偽朝國母陳七姑顏色之外，咸不免有浪費時間之感。

企圖脫罪相當倔強

陳璧君起解到上海即寄押在提籃橋監獄。經過法院審判處徒刑之後，隨即送往蘇州老虎橋監獄執行。真的，昔為偽國母，今作階下囚了。據傳她在法院受審時供稱：「要說汪精衛是走日本人路線的漢奸，那麼走美國路線的，不是親美的漢奸嗎？走俄國路線的，不是親俄的漢奸嗎？」

陳璧君此語，雖在指桑罵槐，却抹殺了敵我之分，近乎強詞奪理。但人在這生死關頭，對於生，總是留戀的；對於死，總是恐懼的。揣陳璧君的企圖，此時若能僥倖洗脫自己一點「漢奸」罪嫌，減輕一分刑責，總是好的，就算心滿意足了。

她在監獄服法院的判刑，沒有「死」的威脅感，自又覺得心安理得，生活亦漸具興趣。為消磨鐵窗長日無聊，便自動請求教女犯人唸書，有時亦去參加女紅工作。據說，孫夫人宋慶齡，曾赴獄中看過她。宋氏與廖夫人何香凝還想聯名保她出獄，但被她拒絕了。大約已明獄外的環境，對她反不適合之故。大陸陷共前夕，她又由蘇州解回上海提籃橋監獄。傳聞，中共後來也加之以「勞改」。終於病死於醫院。據另一種不同的傳說，宋慶齡、何香凝保陳璧君出獄就醫，是確有其事，不過沒有成功。因宋、何皆為中共新貴人物，與陳七姑皆民初參加革命的同志，且係廣東同鄉。曾替她向毛澤東進言疏通，要求擔保外出就醫。毛澤東則以陳璧君必須先向人民坦白認錯，自我批評過去的罪行。中共並特在提籃橋監獄內召開一次「羣衆大會」，要陳璧君公開闢爭自

己。她雖經過了五年拘禁，但依然相當倔強，且慷慨激昂的說：「如果說中共與蘇聯友好，是爲了國家民族的前途；那麼，當年我丈夫於抗戰形勢不利於我情況之下，離渝與日本人周旋，在日本軍閥佔領區裡，爲哀哀無告的人民服務，彼此用心，又有什麼分別？要說我丈夫賣國，則賣國者恐怕不只我丈夫一人。」並列舉許多事實，證明汪精衛與日本人爭執交涉，絕非賣國。她洋洋說詞，始終無一言片語自譴。她這種說詞，與她初解至滬，受法院審判時之論調，實同調而異曲，雖在含沙射影，却不敢明目張膽罵中共。

不堪改造瘦斃獄中

毛澤東以「陳璧君必須先向人民坦白認錯」，有人說，這祇是中共爲得敷衍宋慶齡與何香凝的情面；同時向人民表面有所交代，所謂羣衆大會，不過是一種過橋形式而已。陳璧君既不願自我轉彎，繼續倔強，遇到本不講感情的中共就祇好抬槓到底。中共便肯定她是老頑固、反革命，既不肯向人民低頭，自然是不堪改造了。中共也就不能寬容饒恕她，不想再教育改造她，任令她在提籃橋監獄中坐以待斃。民國四十八年三月（國府已播遷來臺十年），陳璧君以久因鐵窗窮愁交迫，已病入膏肓。雖由監獄醫生施以診治，但醫生是蒙古大夫，藥石自然無靈，終於是年六月十七日晚九時許，瘐斃獄中。她過去風光，自然早成過眼煙雲。自三十四年秋冬之交起解來滬，六易囚處，過了十四年的牢獄生活。一代「偽第一夫人」，下場竟是這樣慘淡，自作孽啊！